



根河之“根”

兴安

根河,中国冬季最寒冷之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去过多次,印象中那是个偏远、封闭、清苦,但景色极美的小城。记忆最深的是城南面有一座山,孤零零地立在那儿,根河人亲切地叫它“馒头山”。山体是典型的等腰三角形,远远望去,酷似日本的富士山。因为这里雨水较多,山顶总是被阴云环绕着,只有太阳出来的时候,才会露出清晰的面目。山上覆盖着密密的松林,在没有阳光的日子里,绿色像被浓墨染过似的,黑黢黢的,让人产生无尽联想。

这次来根河,首先看到的就是这座山,它让我打开了二十多年前有关根河的记忆之门。

那时候,根河还没有多少楼房,一排排的砖瓦平房掩映在木板围起来的院子里。如果是家境好一些的人家会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大约有两亩地那么大,院子里可以种植大片的蔬菜瓜果,还可以养一群鸡鸭鹅,甚至能圈养一两头大肥猪。靠近窗户的地方还会种一簇簇五颜六色的“扫帚梅”(学名波斯菊,北京也叫格桑花)。这一切让我这个北京来的城里人非常羡慕。

给我记忆最深的是一个小伙子,名字我已忘记,大约18岁,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如果不看他的脸,俨然一个初中生。他在距离根河32公里的下夹格气林场做伐木工人。那时候,国家还准许采伐森林。他邀请我去林场采伐小队做客。

我差不多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森林绿皮小火车,才到达那里。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时我正在读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他对西伯利亚地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北部原始森林的描述引发了我对大兴安岭森林的向往。小时候,我长在海拉尔,对周边的呼伦贝尔草原可以说了指掌,但对原

始森林,虽然距离不足200公里,却所知甚少,那时总是听大人说起“沟里”这个词,所谓“沟里”就是从牙克石往北,一直到根河、满归,还有莫尔道嘎,那一片神秘而又陌生的林区,一个我童年意识里的蛮荒之地。

第一次走进原始森林,如同走进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一样,脚下踩着厚厚的积攒多年的潮湿的树叶,沙沙地响,新生的草枝从肥沃的地面杂乱地伸出茎叶,还有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间。举头仰望,满眼是粗壮而垂直伸向天空的落叶松,密密的枝叶遮蔽了阳光,只有一条条的光束,穿过树叶的缝隙有力



地射在地面上。穿过这片森林,有一块空地,茂盛的绿草之间,有一丛丛低矮的灌木,唧唧喳喳其中欢快地鸣叫,此起彼伏。远处有一片水域,应该是雨季自然形成的小湖泊,静谧平稳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映衬着蓝天和白云。一棵折断的枯树,倾斜在湖面上,留下对称的倒影。湖对面是阴翳的白桦林,白色的树干像是油画中的钛白颜料,一笔一笔,涂抹在浓绿的树叶之间,异常显眼。这是典型的大兴安岭林间景色,也是大山中人迹罕至的仙境。

走进低矮的工棚,在简陋的充满潮气和汗味的床上,我见到飞身站起来的小伙子。在他为我倒开水时,我看见他床里的木板墙上,用圆珠笔写的字:“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字迹歪歪扭扭,一共写了三遍。

在回城的路上,我一直默念这三个字,小伙子的家境非常贫苦。这

个字或许正表达了他痛苦的内心和生存状态。时过多年,它们依然深深烙在我脑海,而我也再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根河的名称源于流经此地的根河,蒙古语“葛根高勒”,意为清澈透明的河。历史上,根河是东胡、鲜卑、蒙古之地,真正成为行政区划单位是在1955年。《鱼王》中说:“生活就是这样。时间把人们从静止中唤醒,于是人们便随着生活的浪花漂流。把谁抛到什么地方,谁就在那里生根。而人一旦像挣脱了锚链的船一

样随波逐流而去了,又何必再为陆地上的事牵肠挂肚呢?”根河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没有根,它的第一代居民大多是东北和中原的移民,他们是为开发大兴安岭而来,怀揣着梦想和使命,更经历了艰难和困苦。

30多年过去,由于森林资源面临枯竭,根河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困境。很多人想尽办法离开它:年纪大的人希望返回故土,叶落归根;年轻人希望考学打工走出去,摆脱贫困。在我的记忆中,它渐渐变成了一个沉睡的让人不知不觉忘却的所在。

但好在总有坚守在这里的建设者,他们挺过了艰难,在这里生了根。而真正生根在这里的人才会有幸见证根河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天然林资源

保护工程”,20年间,大兴安岭林区的森林面积增加近140万公顷,森林蓄积净增3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78.39%,其中根河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1.7%。森林资源整体状况已经超过上世纪50年代开发建设之前的水平。特别是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的采伐,实现了由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保护建设为主的根本性转变,从而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推动了整个大兴安岭林区,尤其是根河区的经济发展。

2014年,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园区总面积近6万公顷,是国内目前保持原生状态最完好、最典型的寒温带湿地生态系统,被誉为“中国冷极湿地天然博物馆”“中国环境教育的珠穆朗玛峰”。

当我来到湿地公园参观,入口处赫然矗立着四个巨幅大字:“根河之恋”。这是作家叶梅2013年来根河采风时写的一篇散文的名字。我注视着这四个大字,内心非常感慨:一个作家只要认真地爱上一个地方,并用真诚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诉诸文字,这个地方的人民就会记住他们。

在距离根河市区4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居住区,这便是鄂温克族的“敖鲁古雅鹿部落”所在地。关于使鹿部鄂温克人,上世纪80年代,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他的小说《七叉犄角的公鹿》和《琥珀色的篝火》中曾对他们的生活进行真实而深刻的描述。他们是鄂温克族中人口最少的一支,也是大兴安岭北部最早的原住民之一。他们生活在额尔古纳河流域敖鲁古雅河畔的山林中,祖祖辈辈以打猎和驯鹿为生。2002年,政府在根河市郊为他们修建了定居点。起初他们并不适应这种现代化的生活,但是随着定居点的更新和改造,尤其是2008年,根河政府聘请了芬兰贝利集团对定居点进行了总体规划,组成了一个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民俗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生态景区,不仅改善了鄂温克人的生活条件,也有效保存和弘扬了鄂温克狩猎部族的历史文化遗产。

最让我吃惊的是根河市区的变化。如果没有那座记忆中的“馒头山”和密林,我一定以为是到了北欧的挪威森林小镇。色彩鲜艳的楼房、宽阔流畅的街道,还有根河人崭新的精神面貌。尤其是当我下榻到那家独特的冰雪酒店,仿佛置身于凉爽的冰雪世界和森林氧吧中,再望向窗外亘古古老的青山和山下日夜不息的根河,我确实有时空交织,今昔何年的错觉。

不久前,我在呼和浩特的内蒙古美术馆参观了“大美根河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从艺术的角度又感受了一次根河的变化。我看到根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赵友友的一幅隶书作品:“小城不大,风景如画。人口不多,静美情热。”这是流行于根河民间的一句口头语,它的最后一句本来是“贼拉能喝”,赵友友适时地把它改成了“静美情热”,这是艺术的升华,也正正好应了今天根河人的变化。在看展的间歇,我和赵友友说起“馒头山”,他告诉我:“这几年春天,山上达紫香(又叫兴安杜鹃)花开得出奇的鲜艳繁茂,把整个山都染成了粉红色,等春天你再回来,那情景一定让你终生难忘。”

图①:内蒙古根河风光。
图②:中国最后的驯鹿部落——敖鲁古雅。

屋前的李子树都密密地开了花。其中三棵,是我从老家代家湾带来,从建房那年就栽下,整七个年头,算上它在代家湾的年岁,高一米多,主干指头粗细,估计是两年的苗,加起来就是九岁。

隔江对面,是巫峡镇平安村,也是新近三五年,地里全部栽植上了李子树。现在,也都是繁花一片,像盖着春雪。如果从空中俯瞰,不仅这长江巫峡百里宽谷两岸,翻过两岸的高山,到山那边,继续翻山,全巫山县,凡适宜的区域,从海拔200米到800米范围,几乎能栽植李子树的都栽了,现在,也大大小小地盖着绒绒的洁白的春雪呢。只不过因为海拔高差,低山带花开正盛,中、高山带李花含苞欲放,就等着接替低山带的花事隆重登场。整个巫山25万亩的李花呀!

这25万亩李子,顶着一个响当当的名头:巫山脆李。巫山脆李原产地本是巫山县曲尺、大溪、巫峡三乡镇。这里正处于巫峡峡谷,空气流通,日照充分,昼夜温差大,红砂土疏松透气,所生长出的老品种李子皮薄肉脆,汁多香浓,甜中略酸,当真不负中华名果之誉。

严格地说,巫山脆李仅指由其原产地品种繁殖发展起来的李子。不过如今,巫山所有本地品种李子都脆,都可算是巫山脆李。代家湾的李子,自然也是巫山脆李。在我心中,代家湾的李子,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李子;对我个人而言,小时候留在记忆中的味道已经根深蒂固,李子已经以代家湾的形式形成了特定的味觉细胞,固化在我口腔里了;任何李子唤醒的记忆,都是代家湾的李子的味道。

巫山李花开

李能敦



多少次,我在梦中寻觅代家湾的李子。我在村子里转悠,从沟边转到沟对面,从老屋场转到晒坝,继而又转到村外田埂里,把全村李子树一棵一棵地找尽。有时一棵树枝叶过密,我还要爬上树掀开枝叶瞅瞅。那是冬天,我希望能够找到一颗幸存的夏天的果子。

六月的李子,青吼吼地,一枝一枝挂在蓝天上,闪着碧玉的光,散发出成熟的甜香。我起先只在我们村里找。去祠堂上学的路上,我当然时刻不忘把两旁的李子树扫两眼。后来我就翻山越岭,去别个村里找了。虽然我要找的树都是人家早就下完了果子的树。我所希望的仅仅是人家下果子的时候稍微马虎一点,留了一枝或是几个果子在树梢。

很奇怪,除了李子,代家湾几乎不种其他果树。全村长着几棵有数的杏子、樱桃、柑子、柚子、桃子,为一两家所独有,种植最多的,还数李子。有一面坡就叫李子坡。李子是代家湾唯一可以饕餮食之的水果,就因这样,原来也没认真种植,任由李子树野蛮生长着。村民挖地,把李子树的根斩断了,于是斩断的地方又发起一根新苗。这苗如果生在田边,可能会留它一命,让它长大;如果生到了田中位置,多半会再遭一锄头,连根挖起丢开了。田地的根本用场,是种苞谷、红苕,而不是栽果树。

今天,却全倒过来了。进入巫山县城的高速公路引道旁常年立着一块T形广告:李行天下。广告词十分大气,却也并不夸张。李子熟了,一个多月,巫山县城大街小巷,摆满了新鲜李子,水果店门口打包待寄的李子一箱一箱堆成了山。一家快递公司亲自到村,到水果码头,现场收货打包,24小时不停地围着脆李转,急急地把几十万吨脆李发往全国各地。那一个月,巫山脆李不分白天黑夜,坐着飞机、火车、汽车满满地在飞,在跑。在成都、北京、上海等地的超市,巫山脆李的价格一般都在每斤二三十元以上。在巫山本地市场,脆李稍好一点都在每斤十元以上;一般也得四五元一斤。这是远远超过苞谷、红苕的价格了。

代家湾李子熟时,自家吃不完,母亲总会背一些李子送到几十里外的青石码头去卖。过去的李子大概不到1毛钱一斤,一天背一趟,母亲会卖得七八元钱。七八元钱都会令她心满意足。要是母亲知道今天李子的价格,大概会惊讶得合不拢嘴。

25万亩巫山脆李,真正绿了长江,真正富了农民。阳光朗照,李花开得越发灿烂了,洁白里透着一层淡绿。平湖碧波无波,青山沉默无言。此时,巫峡下游,六百公里之外的武汉,正显现地一日复一日复苏。春日一天比一天煦暖。广大的巫山李花,就且寂寂地奋力开放吧。花尽果熟,美味的巫山脆李,一定要犒劳到每一位英勇团结的中国人!

上图:重庆市巫山县巫峡境内,雪白的李花映衬着碧绿的长江。
王忠虎摄(人民日报)



梦中慈母问玉兰

刘婷文/图



我喜欢玉兰花,源于母亲喜欢。年幼时,妈妈牵着我的手,妈妈老了,我搀扶着她,每每总要前去看。一到春天,红墙外阳光充足,长安街南,那一排排玉兰花总是率先绽放,傲立枝头。

如今,妈妈走了,我依然年年都去看玉兰花,每次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我曾经写过一首诗《玉兰》,只为怀念母亲:“婀娜原来凭自然,红颜素裹惹人怜。馨香

溢远随风散,云朵轻盈伴舞旋。仙指伸延擎碧玉,丹霞晕染润心田。梦中慈母问玉兰,我说逢春花正鲜。”

从小,我就觉得玉兰花很甜,很想摘一片放到嘴里,也许是受“秀色可餐”这个词的怂恿。我喜欢玉兰的形状,像仙女的玉指,如古诗云:“玉指尖纤指何许,似笑姮娥无伴侣。”自从爱上摄影,每见玉兰仙姿,总会频频按下快门。

玉兰清新淡雅,芳香远溢。《离骚》中就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菊之落英”的佳句。一簇簇玉兰如云似雪,宁静高雅,无需叶扶。盈润饱满,淡定从容。“素面粉黛浓,玉盏擎碧空,何须琼浆液,醉倒赏花翁。”

北京观赏玉兰的地方很多,有说“京城处处皆玉兰”。我以为大觉寺的古玉兰首屈一指。寺内屹立着一棵清乾隆年间的古玉兰,被称作“古寺兰香”,似乎有禅意,幽远的清香赢得了“玉雪香脂”的美称。潭柘寺内有明朝时栽下的“二乔玉兰”,颐和园乐寿堂前也有连片的玉兰,蔚为壮观。北京国际雕塑公园的玉兰,品种众多,花色齐全,可谓北京最大的玉兰观赏基地。国家大剧院门前的玉兰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配图:北京大觉寺的玉兰花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行天下”

河北邯郸开展惠民旅游



2020年4月1日起,河北省邯郸市开展由多家A级旅游景区参加的“邯郸人免费家乡游”惠民旅游活动,图为市民在邯郸市峰峰矿区响堂山风景名胜区内石窟内参观。
郝群英摄(人民日报)